



全省基层“一体两翼”工作体系建设现场会强调 “一体”带动“两翼”齐飞 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

本报记者 张倩 王志浩

本报讯 9月18日,全省基层社会稳定“一体两翼”工作体系建设现场会在温州召开,副省长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、省公安厅厅长王双全出席并讲话。他强调,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,落实中央和省委工作部署,总结推广温州市“一体两翼”工作体系建设的做法和经验,进一步夯实社会稳定基层基础,努力实现矛盾问题发现在早、防范在先、处置在小,服务群众更细更贴心,高水平推动平安中国示范区建设。

“一体两翼”工作体系,是温州市在实践中探索建立的以乡镇(街道)党委政府为责任主体,以“全科网格”和“一三五”应急处置规范为“两翼”的基层社会稳定工作体系,实现了前端防范和末端处置的有机统一,是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生动实践,也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务实举措。

王双全指出,基层稳则全局稳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增强忧患意识、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”的重要指示精神,充分认识“一体两翼”工作体系建设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、打

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迫切要求,做深做细做实基层社会稳定工作这篇大文章。

王双全强调,要搭建一个智能化、一体化的综合指挥平台,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,坚持信息采集、会商研判、指挥调度、应急处置一体推进,真正实现“信息治理、智能防控”。要整合一支社会化和专业化相结合的队伍,全力打造2.0版全科网格工作机制,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,更好地发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。要健全一套多元化、立体化的矛盾预防化解机制,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,第一时间化解矛盾。要优化一套科学化、规范化的应急处

置流程,切实提升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。

王双全要求,各地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效果导向,立足本地本部门实际,落实主体责任,强化组织领导,加强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力度,边试点、边总结、边推广,确保年底前全面建成“一体两翼”工作体系。

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朱晨主持会议。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翁钢粮、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施清宏等出席会议。与会代表还考察了乐清市柳市镇及朝阳村、温州市瓯海区等地“一三五”应急处置规范流程、2.0版全科网格建设及平安综合体建设等情况。

“最美家庭”

昨日,在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五石坞村,道德评议会成员和党员志愿者将刚评选产生的“最美家庭”牌匾送到村民家中。

9月20日是全国第16个“公民道德宣传日”。前段时间,埭溪镇组织各村道德评议会开展了“最美家庭”“最美家训”评选和征集活动,按照家风正、品德好、书香浓、环境美及邻里和的标准,在全镇20个村里评选产生了200户“最美家庭”。

通讯员 邓德华 摄



骑电瓶车的大姐撞上无人机昏迷不醒 “飞手”因涉嫌过失致人重伤被批捕

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张一诺 吴静

家住金华市洋埠镇的刘大姐怎么也想不到,就在她每天骑电瓶车上下班途经的熟悉小路上,她竟会遭遇飞来横祸。而伤害她的,竟是一架无人机!连人带车翻下路边沟渠的她,至今未能醒来。

昨日,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在对此案进行审查后,决定以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对无人机驾驶员即“飞手”陈某批准逮捕。

9月3日下午,刘大姐跟往常一样骑电瓶车回家。途经大坟头村时,她突然撞上一架悬停在离地1米左右的无人机,刘大姐随即翻下路边的沟渠。当她被抬上来时,后脑勺血流不止,小拇指也被切掉了半个。虽然医院对她进行了开颅手术,但她至今昏迷不醒。

肇事的无人机,来自浙江某科技公

司。那几天,这家科技公司受一家农业公司委托,在事发地附近为得了“白叶枯”病的水稻喷洒农药,出事那天是他们在当地作业的第3天。

喷洒农药的这种无人机,属于植保无人机,每个机翼柄长1米左右,有4个旋翼,一次能装载10公斤药水,五六分钟就可以喷洒完。比起人工喷洒,它的工作效率非常高。在具体操作上,它和其他小型无人机一样使用遥控器,另外还可以通过一个APP与手机相连,操作人员可随时查看电量和药水剩余情况。一旦药水喷完,无人机就需要降落重新装载。

刘大姐遭遇的这次事故,正是发生在无人机药水用尽,准备下降加注药水的过程中。“飞手”陈某说,无人机降落前,一般都需要先悬停,观察好再降落。当时,他像往常一样控制无人机下降到距离道路路面1米左右、距离他五六米远的地方悬停,可

是,他还没来得及观察周边,刘大姐便骑电瓶车直接撞上了无人机的旋翼,翻落路边的沟渠。

陈某马上与几个同事合力将刘大姐救上来,叫了救护车,并拨打110报警。事后,经金华市司法鉴定中心的初步鉴定,刘大姐的伤情至少构成重伤二级。

经调查,与之前屡见诸报端的“黑飞”事故不同,这次闯祸的无人机并不“黑”,所属公司拥有《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经营许可证》,“飞手”陈某也具有中国民航局颁发的无人机执照,而且这架无人机还上有意外保险。

陈某说,在无人机起降时,他们一般不会在周围设置警示标识,“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规定。主要还是靠操作人员自己的观察”。

据了解,根据《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》和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与管理规

定》等相关规定,未向国家飞行管制部门提出临时空域和飞行计划申请,或未按照批准的飞行计划实施的无人机违规飞行均为“黑飞”。不过,此次肇事的无人机为植保无人机,飞行高度为超低空空域且一般为边远农田,起降也都在田间地头,所以对植保无人机的飞行计划审批,国家民航部门有一个简化的流程,但具体到飞行管理的细节如起降点的选择等,尚没有明文规定。

另外,今年1月,工信部官网曾就国务院、中央军委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起草的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(征求意见稿)》征求意见,其中对民用无人机的禁止飞行空域、操控无人机驾驶员以及植保无人机的飞行高度、区域以及在相应适飞空域飞行,是否需要申请飞行计划等都进行了详细规定,但这一条例目前尚未出台。

导读

如何保证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?

杭州互联网法院上线全国首个司法区块链

